

双柏县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七期

政协文史资料组

一九八八年五月廿日

目 录

- 1、盛况空前的联欢晚会.....王文俊
- 2、董治安三进双柏 张德钦投机革命.....李湘 李金回忆
李 金执笔
- 3、底土、里海的赌场和匪患.....李 金
- 4、杨世忠、宋英在鄂加.....王天文

盛况空前的联欢晚会

王文俊

钱县长到双柏后，接管了双柏县政权，建立了双柏县人民政府，并且组织支前工作队下乡，宣传和发动群众，做好支前迎军的一系列工作。五〇年二月末，我们第一支前工作队在法裰、大庄一带工作。工作队原有我和苏相经、李成龙、杨伟章、李永生等五人，后来到大庄又有苏时德、杨高芬、苏培芝、苏培兰、苏惠连、苏长玲六人参加，共十一人。

三月上旬，我们接到通知，奉命回县城（云龙）集中，迎接南下的解放大军和布置下步工作。回到县城，就发现有许多穿祥云毛蓝大布和穿黄军装的人，经打听得是南下的解放军和八支队派驻双柏的公安队。回到县政府，分管支前工作的董璠元给我安排了营地，并布置我们作出书面总结。

下乡的各队陆续回城，钱县长召集有关负责人开了一个会，把南下的同志和公安队的同志介绍给我们，并传达了县委的决定：要在最近举行一次会师联欢晚会，要求南下的同志、公安队、八支队的同志以及本地参加工作的青年都要准备节目，同时宣布胡德渊同志为筹备晚会的负责人。

联欢晚会，对于我们来说，不仅没有搞过，就连听这个新名词也是头一回。但为了表达我们的心情，我们还是大胆组织，并请了八支队的朱明同志当辅导，同志们在他的耐心指导下认真排练，进行了认真的准

备，就在到妥甸开干部大会的前夕，联欢晚会举行了。

深春的夜晚，空气格外清鲜，老法院空场上坐满了人，院子四角燃起了四堆熊熊大火，晚会开始，钱县长主持讲话，然后，胡廷祥同志又作了重要讲话，他说：“今晚的联欢会，是一个团结的大会，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大会师，希望同志们在今后的工作中紧密团结，互相支持，共同奋斗。”最后，钱县长宣布联欢演出开始！

第一个节目是由胡德渊指挥全体干部齐唱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、《解放军进行曲》、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，整齐嘹亮的歌声回荡在夜空，不仅表现了军威，而且唱出了党的政策，从感情上动员人民跟着共产党走。

由王西元和朱^勋光两同志表演的京剧清唱《苏三起解》、《荒山泪》博得了热烈的掌声，最后由沈英何映婷、李树琼三位女同志合唱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结束了西南服务团的演出。

接着是八支队演出，朱明同志指挥齐唱《共产党象太阳》、《永远跟着共产党》，朱泽典同志又清唱了京剧《追韩信》片段，在观众的鼓动下，又唱了滇戏《断桥》的一段。董方元和李世珍化妆表演了陕北歌剧《兄妹开荒》，博得场上观众的阵阵掌声。

最后是本县青年演出，十对青年男女扭着秧歌演唱了《解放区的天》《送猪羊》等节目，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、解放军的无限深情。随着演出的动人歌声，晚会进入高潮，歌声，口号声，欢呼声汇成一体，激荡着所有的人的心，有人禁不住带头高呼“双柏人民向南下解放军、

八支队同志学习致敬！”“军民团结起来，共同建设新双柏”，“共产党万岁！”“毛主席万岁”！晚会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了，但它却在我们的中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，正是由于这种团结、和谐，军民亲如一家的感情所激发出来的力量，使双柏人民战胜了地主阶级的疯狂反扑，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山区改造建设成为今天这样兴旺发达的新双柏。

董治安三进双柏

张德清投机革命

一、董治安一进双柏

一九四八年秋，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，人民解放军直逼长江北岸。在这大好形势的鼓舞下，云南点燃了革命火种，很快遍及全省各地。

以峨山中学校长董治安为首的地下党组织，经过长期的宣传、组织、发动，就以峨山中学学生为骨干组织起革命力量。为了减轻对革命的壓力，他们除了积极发动群众参加革命组织外，还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。尽可能地争取地方实力派参加，至少使他们保持中立。由于路线正确，革命力量发展很快。

四八年冬，董治安带领一部分武装政工队员到新街、六街进行宣传、发动工作，本来他打算到法裱，可是到六街后听到姚兴崇等已组织武装准备堵截，于是他们又从六街返回峨山。当时有人主张武装进攻法裱，但董治安则认为：他们不觉悟、不欢迎，我们就暂时不去。

二、张德清“起义”

董治安回峨山后，新街以张德清为首的几个青年，秘密策划准备夺取伪乡公所的武器起义。这件事虽是秘密的，但伪乡公所是了解的，自

于大势所趋，不敢采取任何行动。当时的乡长柏显川，付乡长李发兴有意避开，长期在家，不到乡公所办公。住在乡公所的是七、八个团丁。我当时也在新街当团丁。

一九四九年一月（古历一九四八年腊月中旬）的一个晚上，我们探知张德清要来收缴武器，就有意不关大门，把枪枝都挂在墙上，天刚黑就蒙头睡觉。

大约十点钟左右，张德清带领六、七个人进来了，团丁们假装睡着了。张德清等进屋后先收了墙上的枪枝，然后把团丁们叫醒并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不用害怕，我们是来借枪的，我们要干革命了，我们可以拍天赌咒，只要你们不干涉我们，我们决不碰你们一根毫毛。”

收缴了伪乡公所的武器后，他们就连夜到柏家河前伪乡长柏或章家，缴了柏或章的一支美造拉八手枪。接着他们就组织了一个“自卫军”大队，张德清任大队长，雷家森任大队付。大队下设三个分队，由张德顺（张德清的胞弟）、张明贵、林常清三人任分队长（这些人中除了雷家森外，全部是新街街子上的人）。

三、进攻法裱

张德清等人，组织就绪后，他们计划的第一行动是进攻法裱。他们首先拉了一些当过兵的人来补充队伍，这些人是不懂军事知识的，我也被他们叫去。甚至连惯匪头了柏家育（盗名小漂）也用威胁利诱的手法拉去参加，另外还联系了法裱的郭尚鑫。

大约是旧历腊月十九日夜，张德清的队伍运动到法裱后，准备向街心进攻，以郭尚鑫为首的七、八个人从小村后山向法裱进攻。

二十日黎明，他们打响了第一枪，驻守法裱的“剿匪”部队进行抵抗。以苏仲斌为首的一部份，架起机枪集中向法裱后山扫射，一会儿又向小村后山扫射。这些“自卫军”很多人从没听说过机关枪声，一遇抵抗马上各自逃跑，只有郭尚鑫的七、八个人拼命向街尾进攻，但这时张德清部已全部撤走了，郭等进不了街心，绕道对门山也撤退了，这次战斗双方都没有人伤亡。

四、处决张德顺

进攻法裱失利后，张德清感到力量薄弱，难于立足，于是派人到峨山向董治安求援，并表示接受董的领导。为此，董治安又二次进入新街。

在这之前，张德清的一分队长张德顺横行霸道，在外敲诈勒索，侮辱妇女，无所不为，在内不听指挥，队员要由他选，枪支要由他挑。他把身强力壮，臭味相投的人和所有较好的枪支都集中到他的分队里。别人不敢说，连张德清也怕他。

四九年三月，董治安第二次到新街，首要的目的是帮助张德清整编队伍。那天在街尾的草场上集合起队伍。首先董治安说明了整编的重要性，以后开始编队，结果把张德顺的人和枪都编散了，张德顺瞪起眼睛大叫起来：“一分队的人跟我走！”队员们怕他只得乖乖地退出会场。董治安跟着张德顺出来，握着他的手，耐心地左动员，右动员，总算又

把他们动员回来，继续进行整编，结果他还是不同意，并大吼大叫：“干什么革命？老子人枪都没有了！”接着又对他的队员大声命令：“把我的枪交回来！我多钉几个钉子拿回家挂起来，我可以‘跑梁子去’！（做强盗）。

如此三次都没有把队编好，董治安认为张德顺是不可救药了，这时天也黑下来了。董治安决定干掉他（张德顺）。于是他钉着张德清并通知他要处决张德顺。一面把张德清带到后山的树林里，一面派他的警卫员马大头（马文^谁华）偷偷摸到张德顺家，从窗外一看，见他正抬着烟筒吸烟，马大头就把枪从窗户里伸进去对着脑门开枪，张德顺立即毙命。为了以防万一，董治安连夜返回峨山。

五、伪武装“剿匪”

四九年三月中旬，伪县府调集了除仁德（新街乡）新宜（现大麦地乡）以外的武装力量，以李春芬、刘德礼为指挥进驻新街“剿匪”，当时张德清等已跑到峨山向董治安报到去了。

“剿匪大队”到新街后，到处查询跑到峨山去的人员，分别通知家属到指挥部具结、请保，限期找回。那时我也到峨山去了，通知家属去办理，因我三弟有病，这个任务就落到我（李金）头上，我忧心忡忡地到新街，会见了李春芬。我们估计要出一笔钱，事情才能了结，哪知情况却出乎意料的简单。我说明来意后，李春芬说：“叫他们回来，不要乱跑了，以后纱帽戴不到你们头上”。停顿了一下又说：“唉！我们也

只是各守疆土了！”．原来他们也感到情况不妙，新街不是久留之地，不几天也就撤回去了。

张德清到峨山后，受不了革命队伍严格纪律的约束，他不仅吃不了苦，还要抽大烟。李春芬的剿匪大队退出新街后，他就带着几个亲信跑回新街，过着山大王式的生活。

六、董治安三进双柏

四九年冬，董治安领导的“滇中独立团”第三次进入双柏，这次的目的主要是到双柏安民，并建立政权。他们从新街、法裱到妥甸，本来准备接收设在云龙镇的冒牌县政府，当他们到窝碑时，得知当时的冒牌政府的县长杨克诚等一帮人已经走了。于是仅派了我(李湘)带着几分布告去云龙镇张贴。到云龙镇，原计划把布告交蔡文魁张贴(我哥不识字)，但蔡不敢贴，他只得自己贴。‘滇中独立团’则从妥稍到大庄，在大庄过新年，新年后出易门去了。

这次董治安进双柏时，在法裱留下了十多个人，准备在法裱成立滇中独立团双柏办事处，孙光远任政府主席，大约一个月左右，双柏划归滇西管辖，孙光远等也就到易门工作去了。

李 湘、李 金回忆

李 金执笔

底土、里海的赌场和匪患

李 金

新街、大麦地两个地区古称“底土、里海，这里山高林密，百分之九十的居民都是彝族，言语不通，文化落后，地处双柏、易门、峨山、新平四县交界点，造成了与世半隔绝的地带。这里常年累月赌博之风盛行。每年正月十五左右总会看到各条街上都贴着：“年过十五，例应禁赌，胆敢故违，送县惩处”的大字布告。然而这些布告对底土、里海都不爱丝毫约束。

解放前，由于赌博盛行，出现了一大批以赌为生的赌棍。他们走村串寨，到处寻找赌友。有的人弄得倾家荡产只得为匪作盗，邀路劫抢，图财害命；有的投靠恶霸地主，为虎作伥；也有的穷困潦倒，流浪街头巷尾。例如腊品则达（地名）一个叫武运祥的农民，本属小康之家，染上赌瘾后弄得倾家荡产，最后只得出家为僧，靠化缘度日。

赌博之所以常盛不衰，主要是当地土豪的支持和参与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新街、河口、法念等集市上的赌场，就是由李家森抽头摆赌的，名为“宝官”。“宝官”的义务是：供给赌具，负责摇宝，维持赌场秩序。权利是抽收赢钱数的百分之十。

“宝官”面前摆着一只锁着的小箱子，箱盖上凿通一个约三厘米宽，十厘米长的小孔，开宝后那边赢了，就按百分之十抽收，塞进小孔里。时间长了，赌徒们的腰包空了，而“宝官”的小箱子却塞得满满的，所

以有钱、有势、有枪杆的土豪都想抢当一个“宝官”。

1938年，我11岁在新街读小学，当时我的老师是易门县城的人，他叫马吉祥。教书认真，可就是染上了赌博之恶习。一次在赌博时输光了，他以和李家森有过一面之交，向李的二老板要求让他当一天的“宝官”（那天李家森没来），遭到拒绝吵起来，一个兵举起枪要打马老师，幸得多方相劝才算平息。坏事变成了好事，那天以后，马老师很少到赌场去了。

赌博是匪患猖獗的原因之一。那时商贩赶集，老百姓走亲访友，都要路过三台坡、面落利、他尺河等地，人们总是提心吊胆。偷牛盗马、杀人抢货的事件经常发生，甚至白天结伙抢劫街市，黑夜抢劫村庄，闹得平民百姓惶惶不可终日。

三十年代末期，者拉的柏家育（贼名小漂，破落地主家庭出身），新街的小老满等，隐到鄂加、~~曼~~洒一带投到李洪祥（大庄人）手下为盗。两年后柏家育潜回者拉（小老满死在外地），一下子聚集了二、三十个匪徒，在法裱、易门一带抢劫。他们昼伏夜出，常常是天未亮就包围村庄，天刚亮就放枪进村抄抢，遇到有钱人家，不仅抄走家中财物，还绑架主人，限期交钱赎人，否则就被杀害。

以小漂为首的明火执仗的抄抢持续了两年，弄得底土、里海、法裱、易门沿江一带的老百姓痛苦不堪，白天干活要放哨，夜晚躲到深山老林里。一些乡保长和小漂暗地勾结，订立官匪相顾，互不侵犯的无字条约，他们大摇大摆，毫无所谓，而穷百姓则惊恐万状，但又苦于无法，只得

听天由命。

大约到1940年，伪县政府派出以谢作仁为首的自卫队到新街剿匪，在途中的烧碗处与七、八个匪徒遭遇，进行了小规模的战斗，一个匪徒被击伤，匪徒中有人就把他杀害了。“自卫队”接着追到炉房江边，从匪手中夺回了二十多头牛。以后谢作仁带着队伍，赶着牛到法旗去了。临行前告诉当地人说：“小漂已经带重伤了（不真），匪众已彻底被打垮了，你们不用怕，可以到处搜索，若有大事我马上就来”。

仁德乡三保（现属易门）以前乡长杨开学为首的乡保长，调集四、五十个门户兵搜小漂，当时谣传小漂带伤躲在易都厂的山洞里，门户兵到易都厂什么也没有见，回到耆拉村后面的山上却遭到小漂的伏击，当场被杀害了五人。

惨剧发生后，再没人敢提剿匪了，杨开学也逃到易门城里躲起来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以苏艳芳为首的两、三百人的剿匪队又到新街来了。老百姓满以为这次小漂等一定会被彻底消灭，纷纷写诉状交苏艳芳，尤其是遇难家属。然而剿匪队却按兵不动，又过了几天，小漂等陆陆续续回来招安了。几天后小漂当上了招安军的大队长，被授权负责剿匪。

名正言顺的招安军对老百姓危害更大，他们敲诈勒索，奸污妇女，闹得新街地区人心惶惶，鸡犬不宁。同时招安军也控制了新街的赌场，利用赌场强取豪夺。

杨世忠、宋英在鄂嘉

王天文

解放前十多年的鄂嘉，交通闭塞，文教卫生事业十分落后。就卫生事业来说，那时当地只有少数の中草医，吴焕章开办的独一无二的中药铺，中药也少得可邻。什么叫西医，什么叫打针，人们根本没见过。当时鄂嘉地区每年夏秋季节，“梅毒”、“瘴气摆”两大病魔十分猖狂，村村寨寨都可听到患“梅毒”、“瘴气摆”病人的呻吟。高山上的人根本不敢住在山脚下，但稻田又都在山脚下，不下山不行，只要一下坝，十有九都要发“瘴气摆”。记得在一九四二年，茶叶山光华村的王天何就是因在鄂嘉读中心小学而被“瘴气摆”夺去年青的生命的。茶叶山人下不管河种田，被“瘴气摆”夺去生命的也不少。

文化教育事业也十分落后，当时鄂嘉名叫加裕镇，下设六个保，只有阳太、麻旺、义隆、新厂、龙树等几个地方有停停办办的几所保国民小学，学生不到百人，而且大部份都是那些富豪人家的子弟，没有一个女学生。鄂嘉人要读高小就非到鄂嘉不可，而且还得向当时的督学和绅士作奉承才能进入鄂嘉中心小学。那时全镇人民的心目中，能到鄂嘉读高小的是算不简单的人物，把鄂嘉中心小学称为“大学堂”，在鄂嘉中心小学毕业的就是当地的“大学生”了。但所谓的“大学堂”，也只是办在“文昌宫”那间破烂不堪的旧庙里。从校长到教师都是当地不学无术的大烟鬼，学校纪律非常混乱，有少数学生也是吹赌嫖淫、偷鸡摸狗

无所不为的捣蛋鬼，教学质量很差，数学上什么叫分数都莫明其妙。

一九四三年，杨世忠到鄂嘉，打针和吃西药这一新鲜事也伴随着“杨打针”到了鄂嘉（当时鄂嘉人当面喊杨世忠“杨医官”，背后就喊“杨打针”）。杨世忠除在鄂嘉卫生分院坐地行医外，每年夏秋季节还经常走村串寨给乡下人治病。“梅毒”这种病再厉害，只要杨世忠一针两针“九一四”就彻底治服了。恶性的“瘴气摆”也只要“杨打针”的一针两针“奎宁”针和服几片西药就治愈了。有人赠给杨世忠的一面锦旗上写着：“针神药妙”四个大字。

杨世忠在行医中，有救死扶伤、不怕恶人、不嫌弃穷人的精神，他给人治病时，看看是有钱人就要多收几元半开，看看是钱少或受苦人，给多给少也不计较，反正把病治好就是。

一九四六年杨世忠当任鄂嘉中心小学校长后，为了办好鄂嘉中心小学，他从外地请来的老师中，宋英老师有一定才能，他的医疗技术很高，文学造诣也很深，还懂英语。他俩为了办好鄂嘉中心小学，在缺少经费的情况下，把自己行医所得的大部份收入，都用在办学上。学生生病，宋英就去和杨世忠校长取针药，给学生免费治疗，要多少取多少，不管花费多少钱，只要把学生的病治好他们就心满意足了。我也是受杨世忠校长和宋英老师精心治疗和关照过的其中之一。

杨世忠热心为鄂嘉人民办教育，宋英老师热心教育事业，教学有方，关心学生。在对待学生中，不管是当地豪绅的子弟或是穷苦人的子弟都一视同仁。特别是那些豪绅的子弟要是故意捣蛋，他都是毫不客气的。

当时二十一班有一个学生徐××是伪保长之弟，由于他不认真学习，故意捣蛋，不守校规，宋英老师在全校学生中把他制得服服在地。这以后，部份捣蛋鬼也不敢胡作非为了。校风大为好转。

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间，我曾看过他在国民党的省报上发表过文章，揭露贪官污吏的罪恶行径。当时双柏县政府的一些人一百大减禁烟，一百上下勾结，在鄂嘉这个夹皮沟里种大烟。层层收取大烟捐。那时乡下到处贴着这样的告示：“阴雨连绵，不准种烟，尚敢故违，查获惩办……”！禁烟者三天来两天去。实则是在搞包种大烟的勾当，宋英就以“烟捐”为题，写了一篇揭露文章在国民党云南省报上刊出：

“烟捐，好新颖的一个名词。它不是百货，根本无税率可言。但每年一到烟农收烟季节，什么上级机关，县平行机关，乡镇保甲等，你来我往，我往你来，好象苍蝇发现了死牛死马尸体似的。对烟农皮削肉，肉里刮骨，骨里敲髓，把烟农压榨得一千二净……”。

杨世忠（安徽人）和宋英（湖南人）二人，他们虽身居异乡，但他们为鄂嘉人民的医务事业和教育事业尽了不少力。一九四六年——一九四九年间，鄂嘉中心小学的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班学生，先后大约六十多人，（二十二班是解放后也读了一段时间）所学的知识是扎实的。解放后参加工作的人有教师、党政干部、医生、社队干部，至今还有十几人在工作岗位上。一九四八年底，杨世忠、宋英出于为鄂嘉培养教师之心，准备在鄂嘉办一个简易师范班。课本已自费购回。但是一九四九年中，鄂嘉地区冒牌混乱，社会不稳定，简易师范没有办成。我和部份

同学已报到了，但未读成师范。

杨世忠、宋英在鄂嘉中心小学期间，还由宋英作词，杨周祚谱曲。杨世忠审定了一首鄂嘉中心小学校歌：“鄂嘉英俊，聚汇一堂，诚朴亲尊，敬业乐群。切磋琢磨，克勤克俭，炼好汝身，炼好汝心，造福桑梓，富强康宁。担负历史任，鄂嘉学生。

解放后，杨世忠辞去校长职务，宋英被任命为鄂嘉中心小学校长，直到一九五一年，宋英才调往双柏卫生院。（县城在云龙）

杨世忠、宋英在鄂嘉，对当时鄂嘉的教育、卫生事业做了一些工作，为解放后在鄂嘉彻底消灭“梅毒”、“瘴气”和发展教育事业起到了一些作用。